

石泉書屋類稿 三四五

14
743
4



743
4



石泉書屋類稿卷三

行述 行略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誥授奉直大夫廣東德慶州知州 晉贈文林郎翰林院
庶吉士先考鏡秋府君行述

嗚乎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府君身體康強服官十餘載
案牘勞形雖酷暑嚴寒無倦意自戊子旋里以著書為樂精神
無異曩時乃近歲因風感動履維艱乙未秋猝發痰症遂致棄
養嗚乎痛哉不孝等呼搶莫及恨不即隨地下顧痛念府君居

官居鄉政蹟品望實有堪光昭簡冊者用敢忍痛偷生和淚濡
毫質陳梗概以冀大人先生採擇焉府君姓李氏諱文桂字鏡
秋號魯村始祖於明中葉自棗強遷居利津四世祖見田公諱
登仙遠於數學世稱仙去事蹟載郡志邑乘五世祖諱振聲順
治辛卯拔貢任陝西涼州衛通判六世祖諱廣生貢生候選州
同是府君高祖府君曾祖諱愉歲貢任四川江油縣知縣升茂
州直隸州知州祖諱嘉猷廩貢任廣西按察司經歷署全州
州同柳州府通判父諱華廩貢任湖北京山縣知縣署漢陽武
昌兩府同知歿之日鄉謚端恪母李宜人邑庠生諱時公女府

君幼嗜讀尤篤於孝當先曾祖之官粵西時中途先大父邁篤
疾府君年尙未冠侍疾侍藥寢食弗遑疾賴以痊年二十一補
博士弟子員適家貧不能延師舍側茆屋三椽在荒園中地僻
而幽府君於是下帷攻苦自勵每辨色起至夜分吟誦弗輟也
久之經義悉然喜讀昌黎文故制藝亦淋漓酣暢不以排偶拘
歲試遂冠軍食廩餼隨先大父之燕臺從楊雲亭宋小坡兩先
生游同學半知名士未能或之先也乃工於文轉奮於遇試秋
闈薦而不售者屢嗣是貢成均自甲子至戊辰應北闈鄉試凡
四亦無弗薦者丁卯薦卷時主司已擬中尋摘訛字見遺及圻

封墨卷方知膳卷人筆誤然額定已不可易僅獲膳錄府君於是淡漠於名場矣未幾補缺史館議敘授職州同援例晉知州銓選路南時先大父知京山縣事府君請假奉檄過署先大父訓曰吾家世爲清白吏汝往矣其務飭廉隅令滇民稱汝爲好官卽所以紹先德慰吾望也府君謹受命至滇時方伯以署任者經理銅廠未竣委府君暫權高明篆聽政三月尋莅路南州本任州瘠土也官民皆依銅廠給用接任時前任秦銷甫過銅礦俱竭而每歲額銅萬觔有奇仍需賠解竭蹶辦公時形乏匱府君衣澣濯飯粗糲一如未通籍時泊如也孀婦楊鮑氏者撫

幼孤而家素封其夫弟楊憲宗逼之嫁利其資也氏不從訟於堂府君額獎鮑氏而重責其夫弟氏名節賴以全州屬頻年瘟疫每疫發傳染徧鄉邑疫後棄棺滿野甚有暴屍者詰其故則云疫鬼爲祟暴之所以祛之也巫祝邪說久成惡俗府君心憂之是年值疫復起府君焚牒祭告於城隍神曰神道福善禍淫民有奸究當擇而降之罰揆以罪人不孥之理不應徧及若盡屬當誅是司牧教化之不善也殃咎宜加司牧勿加百姓云云又出示嚴禁暴鬼邪說親勘郊野浮櫬浮屍不下數千計悉諭屍主瘞葬而無主骸骨則捐廉置義田施棺木築爲義塚俾無

數枯骨得安泉下自是疫竟不再作州人咸以爲異立生位於城隍廟以頌德焉後紳耆數十人聯句送行有災瘟不染庶民稠之句蓋紀此事也甲戌借調他郎通判去任時祖帳縣巨數十里紳民等依依不忍別有耆民二人頂酒俯地泣訴曰老民年九十餘所經官長未有如公者未卜今生尙得再見吾父母否府君亦爲之淚下云莅他郎未久旋署思茅廳同知篆廳屬邊地土著夷漢參半夷民藝茶爲業而茶山一司於土官向例土官徵收茶課外餘茶聽民變價民以爲便繼土官經理失宜則有奸商爲包山計歲奉租銀於土官凡山內茶禁民自鬻商

人賤收而貴市之龍斷據利夷民病矣商復因其病也重利假貨盤剝日甚浸至一歲茶價不償一歲利息而民愈困訟紙歷年山積也府君廉得情判斷永禁包山刊石垂遠夷民沐恩戴德爲建生祠思茅南界有車里國古越裳舊址也其國主臣服我朝改封宣慰司榮以二品官服生殺兵權歸廳節制所屬大部落十三各有土官主之幅幘千餘里中帶九龍江內接思茅壤外與緬甸戛于腊猓黑諸夷地大牙相錯嘉慶十七年緬國與戛于腊構兵蹂躪車里地該司刀繩武穉幼避居內地將及十

載其族人召彝生覬覦心賄緬國借兵入境詐稱脩好約該司
回江爲敵血盟該司訴府君前日刀氏世守此土十七世矣今
式微返將爲虜不返愈示以弱此土莫保恐不能爲
天朝臣矣言訖淚涔涔下府君時莅任甫三月夷情未及洞悉
且恐開邊隙不便輕舉正躊躇際有召得卜翁者宣慰世臣也
聞變星奔入告府君急傳見之狀猛惡語啾唧不易解爲置譯
方知緬兵雖已入境尙未渡江府君口機不可失也倘彼渡此
患成矣卽命該司速諭各部落先奪舟斷渡而後議回境事當
是時宣慰所存士練僅三百人耳府君爲檄調官兵數百又捐

廉募勇益之共得千軍而敵兵三千壓境寡不敵衆宣慰惴惴
懼弗克府君勗之曰勿畏也兵不在衆果使先聲奪人可不戰
而勝耳乃使人傳播江上以爲天兵數千將送宣慰回境然此
時猶未遽發也府君於是校士卒演陣法訓練而始遣之去之
時部伍嚴肅鎧仗鮮明以暇以整儼然紀律之師也初召彝與
緬國俱意宣慰蹶而不振及聞天兵至又偵得軍威大失望遂
囑書遁去事定後稟知大府制軍喜曰吾封疆十三載南陲事
今方夢覺卽屬府君據實通詳將據詳敘功也府君曰吾盡吾
職詎邀功者且吾以此邀功前數任必以此受過損人利己吾

弗爲也終不聲詳故僅獲紀錄而止宣慰旣復感激圖報獻珠寶文犀象齒諸珍無算府君悉卻無受伊益感服爲立專祠於九龍江上諭阻之弗能禁也自是宣慰公事悉請命而行一日解到猓黑首級請賞詢之則以猓黑與宣慰世仇向獲其首級皆邀廳賞此循舊例也府君惻然曰猓黑亦人也無罪而死有干天和嚴戒宣慰嗣後勿許擅殺並札諭猓黑從此脩好不得尋仇猓黑亦感戴秋毫無犯云府君所莅處尤以興學勸士爲先任路南時明倫堂傾圮重爲修造又因竹林寺僧侵奪民田罰令寺田半歸書院以益膏火諸生肄業有資日益衆及至思

茅地僻少文學士自歸版圖以來向無入仕版登賢書者府君思易其俗捐俸勸建書院延師授讀復拔其尤者數人俾入署肄業公餘親爲講授未幾趙恒春舉於鄉陳大章以學博卓異官吾郡參軍二人皆在署受業生此尤成效可觀者也府君自午歲之滇任路南三載餘兼知河陽縣事者三月署思茅三載又攝普洱府篆者數月蓋違先大父母膝下已七年矣甲戌先大父致仕自楚旋里府君思親念切乃請委運京銅藉可歸里定省丙子領運啟程中途聞先大父染病督運速進入都交卸卽日請假回舍時已歲杪矣先大父見府君病中爲之開顏府

君侍養無方刻不離側先大父因詢及歷年政蹟綦詳一日執府君手語曰汝爲人若此吾無慮矣逾歲春正先大父捐館舍府君盡心喪葬無違禮服闋入都辛巳選廣東德慶州次年之任所州俗健訟賄賂公行府君秉公判決一無偏徇曾有紳某偶造署所屏人語詰之則袖出銀券一紙曰此已結某案某所託爲代獻者也府君愕然曰吾謂君有以教我若以賄所不敢聞也某復請曰此案判結已久伊緣情伸莫報故樂輸耳非有他求卽受何害府君曰不然案以理斷若以賄終是公亦私也峻拒之後終任無敢以私干者州環山抱江山田皆官地荒蕪

不治府君出示聽民開墾民便之江面亘二百地盜賊出沒劫案時聞府君嚴飭巡船以時親往查緝復添置巡船絡繹緝拏盜無所匿終任無一路案實有以弭患於先也州地有蛋戶焉皆託魚埠以生魚埠者蓄水之地尋被豪強侵去蛋民微賤無力與爭失業久矣府君勘明埠界判歸蛋民始復舊業又有賓興館館內田租供諸生卷費日久執事侵漁不濟實用府君將館租歸併書院以益經費諸生賴之卽於書院中立府君祿位焉府君之入滇也不孝等俱留先大父署及入粵時先繼曾祖母陳太宜人暨先大母尙在堂以年高憚跋涉迎養不果不孝

啟賢留侍於家不孝佐賢隨侍任所尙在童年府君課讀嚴屢
戒不得與公事以故善政善教未及周知所能追憶敬述者僅
得厓畧如此府君御下慈惠然直道事上不稍阿乙酉夏以竊
案呈議是冬先大母壽終於家府君聞訃時案尙未結哀慟迫
切不暇與辦遂朦朧被劾謫戍西陲丙戌不孝啟賢隨之迪化
戍所適值逆回跳梁軍書旁午糧臺需人府君謁都統英侯卽
委協理臺務彼時糧臺初立章程未定文檄之往來芻糧之出
入紛如蝟毛府君酌立規條經理無誤年餘課績入奏蒙
恩賜環英侯以軍務未竣商留府君仍辦臺務謂原官可復府

君不可曰母終未葬但得生入玉門足矣浮名如嚼蠟詎爲此
羈絆耶遂歸里時戊子孟春也次年爲先大母安窀窆盡哀盡
禮繼又丁先繼曾祖母憂勉襄大事一如葬先大母時府君廉
介自矢宦遊雖歷年所囊橐蕭然無長物自遭坎壈迭罹大故
家益貧府君儉約自奉安之若素然自是不復問家計舍西小
園屬早年讀書處書舍猶存仍集生徒立講幄兼植花木藝蔬
菜徜徉其間以自娛嗜讀易日手一編自爲箋註初但宗漢儒
說後得前明來瞿塘先生易註尤服膺弗失採其已及補其未
備共註八卷大抵主象數而理輔之每有心得輒色然喜或疑

義未析即寢食俱廢必求渙然而後已如是數歲蓋心力已瘁矣憶自官思茅時受蠻瘴得目疾然身健無病辛卯秋忽中風痰右體不良於動履數年來諸方調治增減靡常乙未不孝佐賢成進士改庶吉士府君聞捷音喜爲之加餐病勢亦漸減不孝等竊冀愛日方長正多餘慶詎料九月二日疾作不語次日遂溘然逝耶嗚呼痛哉易簣之際不孝啟賢侍側不孝佐賢供職鄰門未及含殮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則尤死不足贖者也府君訓不孝等以義方每憶趨庭之餘輒舉祖訓詔示尤喜讀先儒格言擇其切於身者體諸行而宣諸言嘗訓不孝等曰旣爲

讀書人當以希聖希賢爲任甘自暴棄皆無志之甚者也嗚呼不孝等行能無似而思聆嚴訓已不可復得矣痛哉痛哉府君無胞兄弟不孝叔二人名文彪叔現任浙江秀水縣丞名文綬叔已卯副貢前任鄒縣教諭皆府君嫡堂弟友愛不啻同懷兩叔家俱寒府君解衣推食所以篤愛者備至兩叔亦敬愛交盡惟府君之命是聽兩叔所以卒得成立者亦多賴府君之教也府君性乏嗜好惟於子平占卜之術借作消遣輒應斷如響與人交無城府推誠相見間有欺以方者亦弗逆其詐晚年額齋居日坦室蓋取天懷坦蕩之義云濟人之急不吝貲財統計宦

遊之年同僚中沾潤者甚夥始終不責報亦未嘗有德色而疾惡若仇遇僉人輒面斥之不稍貸或其人改過自新亦不追其既往故人皆憚府君之嚴又未始不樂其寬也府君存心行事可見者又如此生於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丑時卒於道光十五年九月初三日戌時享壽六十有九已卯恭遇

覃恩授奉直大夫乙未恭遇

覃恩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元配吾前母張宜人同邑雍正巳酉庚戌聯捷進士宣化府知府諱志奇公孫女 恩貢候選訓導諱敦公女早去世

誥贈宜人

晉贈孺人繼配吾母李宜人霑化邑庠生

贈中憲大夫淮揚道諱懋廣公孫女廩生

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諱燧公女

誥封宜人

晉封太孺人子二長不孝敬賢郡增生辛巳保舉孝廉方正娶趙氏邑乾隆乙酉舉人敘永廳同知諱華公男附貢睢州州判諱志甲公女次不孝佐賢戊子山東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張氏海豐丁酉舉人屏南縣知縣升知州

封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二級諱映斗公男壬午進士翰林院庶吉士現任玉環廳同知名洵公女女二長適邑庠生紀諱淇公男廩貢署兗州府教授雲階次適霑化乾隆甲午舉人定興縣知縣范諱穀貽公男道光辛巳舉人揀選知縣承俊俱李宜人出孫男一貽良幼未聘孫女一幼未字俱佐賢出不孝等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伏冀當代立言君子俯垂矜恤賜之銘誄則不孝等生生世世感且不朽

誥封宜人 晉封太孀人先妣李太君行述

嗚乎痛哉不孝等又爲失恃之人矣去秋遭先府君大故痛不欲生祇以窀穸未安且有母在堂不得苟延殘喘以期稍盡子職也胡天不弔屢降鞠凶旣奪吾父又奪吾母耶此皆不孝等侍奉無狀獲罪於天迭罹重禍鮮民之生生不如死惟痛念吾父母嘉言懿行均堪爲人矜式已敬纂先府君行述略陳梗概儻吾母事實不彰於後世則不孝等罪戾又何能自追因再泣血臚陳以備家乘垂世範焉吾母氏李系出霑化先世本齋公諱呈祥官至少詹事崇祀鄉賢本齋公生諱頌公康熙癸未

進士任江南石埭浙江德清兩縣知縣再傳至諱懋賡公邑庠生
贈中憲大夫江南淮揚道乃吾母之祖也吾外祖諱燧邑廩生
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舉女三次卽吾母吾母仁孝寬和出
於天性年十七歸府君奉事舅姑備極敬謹家貧鮮婢僕浣濯
灑掃并日炊汲之細皆身執之先大父母暨府君衣裳冠履悉
出自製每宵分燈火熒熒紡績之聲與刀尺之聲相續也繼先
大父游京華家益窘日幾不再食焉吾母佐先大母織紵餬口
彌勤操作不以爲苦卒歲禦寒無計衣僅做絮處之泰然人咸

謂吾母之孝且賢也迨先大父服官楚北吾母隨侍到署左右
就養如家居時先後舉不孝等兩人每晨起率不孝等集寢門
問安畢以次侍立晚間問安如晨儀先大父母顧而樂之吾母
尤識大體見理明決每定省之餘凡閭內事先大父母多諮之
不孝等尙憶兒時侍側敬聆吾母稟陳委曲詳盡輒當大父母
意云先大父歸里後旋卧病時府君有運銅之役家中惟吾母
侍養晨饑夕餼藥鑪茗碗必潔必親不假媪僕手先大父病後
厭岑寂吾母每先意承志凡可以娛老人意者無不畢致族人
尊卑長幼問疾者接踵至先大父從容笑語每顧吾母示人曰

此吾之賢媳也迨先大父考終閱數年先大母亦壽終吾母佐府君兩襄大事不以哀毀致留遺憾春秋家祀潔粢豐盛洞洞屬屬不懈益虔吾母之始終盡孝如此當府君仕滇時吾母留侍先大父母及仕粵吾母始至署府君性廉潔庭絕苞苴吾母尤能佐以儉食牛蔬菜未嘗有盛饌衣則煩攔浣濯不敝不更布帛菽粟之外不購無益物亦未嘗有私蓄爲羅綺金翠之飾也府君西謫時不孝敬賢隨行吾母攜不孝佐賢回里不孝佐賢年尙未冠門戶蕭然兼之酬應往來度支出入叢委填萃吾母孤力支持輕重緩急之需皆周策遠慮小大瞻舉綜理內外

井井有條是時吾母之沉痾甚矣乃所以教育不孝者更有深心焉不孝胞姊丈范蘇山師負文望吾母延至家塾授不孝讀每聞師獎勵不孝文則喜否則愠時誠不孝曰家務吾自能摒擋汝但專心向學勿墮家聲卽所以仰承吾意耳蓋以不孝方攻舉業恐以他務分心也撫今追昔不孝所以稍有寸進者非吾母維持教誨能至是耶竊冀此後祿養方長烏私稍盡乃未遂一日之養旋抱終身之慟嗚呼痛哉母氏劬勞昊天罔極不孝等更何以爲心哉府君宦遊日多不孝等不獲常依膝下而依吾母最久亦聞母教最詳髫齡時言動偶愆必責數不怨迨

成人則於立心制行諸大端提撕教戒不啻嚴師不孝等交一人接一事非母命不敢專也孰意自今以往竟不獲復聆慈訓也耶嗚呼痛哉吾母持家政勞心過度得瀉疾進以補益之劑卽痊愈如是者有年根株未盡除也未年遇府君變故而不孝等姊妹二人又先後俱失所天吾母輒愀然不樂丙申中秋後舊症復作調理就可詎意冬間疾作增劇遂不可復治也耶不孝等年餘迭遭大故罪孽深重哀哀父母思一侍色笑不可得矣嗚呼痛哉昊天降割竟至斯極哉府君與吾兩叔相友愛吾母尤善體府君意凡吾叔衣食寒暖體貼周備不啻姊之於弟

者以故兩叔自少至壯事無鉅細皆商吾母亦若以姊事吾母也吾母性節儉內治產業纖毫不遺錙銖半絲半縷亦收貯以待不時之需未嘗有暴殄者然獨樂施予族人多貧冠婚喪葬往往不給吾母必量力周卹遇空乏時取衣物付質庫助之歲數次以爲常未嘗憚其煩也吾孀母紀孺人孀居缺嗣無所依延至吾家解衣推食今已十餘年如一日也曾買婢張氏自述其父游幕雲南因貧鬻女吾母商府君曰此讀書人之女不可以奴隸視之也府君因寄書滇省詢之而信吾母遂不令與羣婢伍後許字德慶巡司某公之猶子及笄備妝奩歸之蓋吾母

之好行其德大率類此御下有恩奴隸輩間有侵漁多置不問
曰小人圖利不必與爭毫末也使幼婢尤深愛惜居平必令溫
飽疾痛疴癢親爲撫摩曰若輩離父母吾卽其父母也可二視
哉吾母寬惠慈祥鄉黨言閭閻者多舉爲法竊意福澤方長春
秋正永何期天道竟不可問耶含殮之際族中長幼尊卑及家
中奴僕婢妾皆哭失聲蓋感人之深也吾母之行事可見者又
如此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亥時卒於道光十六
年十二月十八日丑時享壽六十有三

誥封宜人

晉封太孺人茲穆卜於十七年十月十六日未時奉吾父母柩
安葬於城北聶家莊後祖塋之次並謹啟前母張宜人厝合葬
焉不孝啟賢等俱詳先府君行述中不贅述

誥封恭人先室張恭人行略

嗚呼恭人余家中之內助亦閨裏之良朋也。一朝永訣余獨何心能效太上之忘情耶。溯恭人結縭以來三十五載其言行實有異於尋常巾幗者。每一追憶淚涔涔下。故欲爲記載而擲筆者。屢屢今葬有日矣。顧忍聽其湮沒不彰乎。爰披淚質陳以備家乘。不僅寫余傷情已也。恭人姓張氏名衍蕙號晚芳。海豐望族。曾祖諱鏞。乾隆癸酉拔貢。安徽合肥知縣。

贈榮祿大夫湖廣總督祖諱映斗。乾隆丁酉舉人。福建知州。借補馬港通判。

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二級。父諱洵。道光壬午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浙江玉環廳同知。母楊宜人。恭人生而明慧。幼嫻姆教。爲父母所鍾愛。光祿公尤愛之。甚年二十二來歸。事堂上克盡婦職。時家道中落。凡鍼紉操作之事。多半親執。先慈衣履非恭人手製者不適也。尤能曲體親心。凡堂上所喜而力能爲者。恒身任不敢憚勞。或嚴慈有拂。意事每侍側。婉言勸慰。俟顏色霽和乃退。故兩大人雖家訓嚴肅。有過必懲。獨恭人逮事十年。未遭呵責。先慈每語人曰。是善事我勿疑我偏愛也。迨嚴慈相繼棄世。恭人佐余治喪葬。備盡哀禮。歲時修祀事。手擷蘋蘩。未

嘗不豐潔也。余弱冠力學，每易視舉業。恭人曰：吾聞滿招損謙，受益君意氣未能下人，毋乃非受益之道乎？余聞之悚然。戊子，余鄉試領首，薦恭人慰喜之餘，仍不忘勸勉之意。迨三蹟春闈，恭人轉多方慰藉，蓋恐余之鬱鬱懷抱也。乙未，余入詞館，後家貧固缺資斧，而長安居更不易，宅舍車馬飲食衣服及瑣屑家務事紛如蝟集，恭人則權輕重，量緩急，支持捩撫，悉為經理，有條不紊。余與諸同年友每月為詩酒之會，恭人皆親製肴核，食雖蔬筍無不精也。器雖瓦缶無不潔也。室雖湫隘無或穢汙不治也。令人入吾門，幾忘吾之貧窶者，而不知葦蘿補屋，恭人之

籌畫周而心力殫矣。當是時，有友謂余曰：海南戰船例十二歲一修，修則糜帑十餘萬，需部費議定報銷，方准。否則必駁。今屆期矣，彼此相待，特無人為之關說耳。彼處守土者君好友也，儻賜一函，通其意，當以三竿為謝。余念此事非義婉言辭之入給，恭人佯為意不決者，蓋欲試恭人識力何如也。恭人曰：於決是也，何有方今？

國用支絀之時，既食天祿，縱不能裨益

國計，顧忍冒銷

國帑乎？且人貴安貧，財有定數，何必為非義之取乎？余笑曰：然

前言戲之耳。卿見及此，益徵吾兩人有同心也。恭人之明大體，遇事能斷類如此。及余守閩汀，隨余任七載，其節儉一如昔時，不以祿入稍豐，偶形侈泰，且念宦海茫茫，風波靡定，時爲余吟早買漁簑，未老歸之句，人多疑余年未及艾，何遽解組而不知亦賴恭人之恬澹，有以贊成之也。歲辛卯，男貽良生，甲辰，男貽雋生，恭人雖珍愛備至，而訓誡綦嚴，言動偶愆，輒責懲不少貸，嘗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幼失教誨，莫其成立，難矣。吾不效禽犢之愛也。訓女則鍼黹之外，尤諭以禮義，故吾女出閣後，事舅姑，深得歡心。長男貽良，授室，其訓兒婦，猶女而愛之，亦不

異。已出乙卯丙辰，貽良聯捷鄉會，闈觀政刑，曹恭人雖喜而尤深警惕，每誡之曰：訟獄需得民情，刑罰需重民命，儻失出入所關，非細切不可掉以輕心。汝何日改官，吾懸慮方釋也。此其事親相夫教子諸大端也。余一嫂兩姊，恭人處姊妹，姊妹間怡怡和樂，從無疾言遽色，不但不聞詬誶也。適范氏姊歸甯時，尤多甥輩衣冠襪履，每代爲手製，在遠時猶時以什物饋遺，慰問相繼。適張氏堂妹，吾嘯谷叔所出也，叔歿於秀水，任所妹幼無依，迎至汀署，恭人教養備至，不啻母之於女者。嫁時衣飾妝奩，纖悉畢舉，觀者歎恭人之賢而恭人不自以爲德也。恭人樂善好

施出於天性遇人疾痛索藥餌者必速與之或因急難貧乏告
貸者必量力資助嘗曰天生財物原以給用特用之貴得其當
耳視太輕則爲暴殄視太重則爲吝嗇儉以持已可也豈可儉
以待人乎猶憶昔年艤舟建康城下有男婦牽穉幼乞食岸上
者恭人坐蓬窗聞之曰是不類乞丐何其哭聲淒楚乃爾耶遣
价訊之則紹與人投親赴閩遊幕者途被胙篋喪其資斧流離
至此問至閩所需幾何曰非制賦三千不可卽命僕如數與之
其人叩謝去亦不問其姓名也恭人之好行其德此亦其一徵
也御下有恩紀凡婢媪輩飢寒疾苦體恤周至故歿之日婢僕

皆哭失聲尤有知人之明無論貴賤覲面卽識其善惡嘗謂眸
子邪正人之誠僞分焉雖未能毫髮不爽亦往往十得八九云
凡此皆恭人之行事彰彰可見者至其技藝猶不盡於是也恭
人幼讀書習字兼學吟詠于歸後專習操作此業遂廢然性耽
翰墨願學之心未忘也迨余入都漸有餘暇仍時臨帖喜歐柳
書故出筆清拔無俗態間爲余抄書作消遣尤愛寫蘭春明簣
舍狹隘余僅於居室旁置一書案肄習館課恭人亦時就案梁
毫余贈內有學畫商量爭試墨看花笑語共憑闌之句蓋紀實
也初學無師承每就余商推久之露葉風花隨意點染墨氣之

石渠書屋類稿 卷三
二
淺深筆法之頓宕動合古人雖善畫者歎爲無以過曾擇愜心者彙爲一冊一時同人多有題詠今遺墨尙存時一展閱能無人琴之感耶鄙性於書畫有嗜痴之癖古人名蹟或借觀或購存恭人亦有同好濡染既久往往評論真贋談言多中音律圍棋皆余所好恭人亦能粗解至鍼繡女紅超出儕輩猶其餘事不足爲恭人多也。恭人幼卽多病喘嗽時作在都時屢患危症幸吳竹如鄭小山兩方伯同官比部俱善岐黃與余皆同年友代爲診治去危就安赴閩後受暑溼寒熱往來痰嗽尤甚其地乏良醫病有加無已自是強半在藥鑪間矣迨余辭官歸里三

載家居病勢差減嗣因貽良登仕版就養都門方冀調理痊可乃已未秋冬舊疾愈甚庚申春初更添腫脹之症遂至不起回憶恭人躬行勤儉數十年如一日雖病中猶時以持家爲念屢勸其節勞靜養弗遑恤也詎意積勞既久遂致沈疴竟難酬借老之願耶猶記余昔年偶患採薪恭人必多方調護赴閩時受暑邁瘧疾甚劇恭人侍疾衣不解帶者月餘藥碗茶鐺皆親料理夜半捧藥跪中霑焚香禱天願以身代私語貽良曰汝父儻有不測余必相隨地下決不獨生也嗚乎斯言猶在耳也乃今余起居無恙而恭人已長逝矣追維往事能不悲哉余官庶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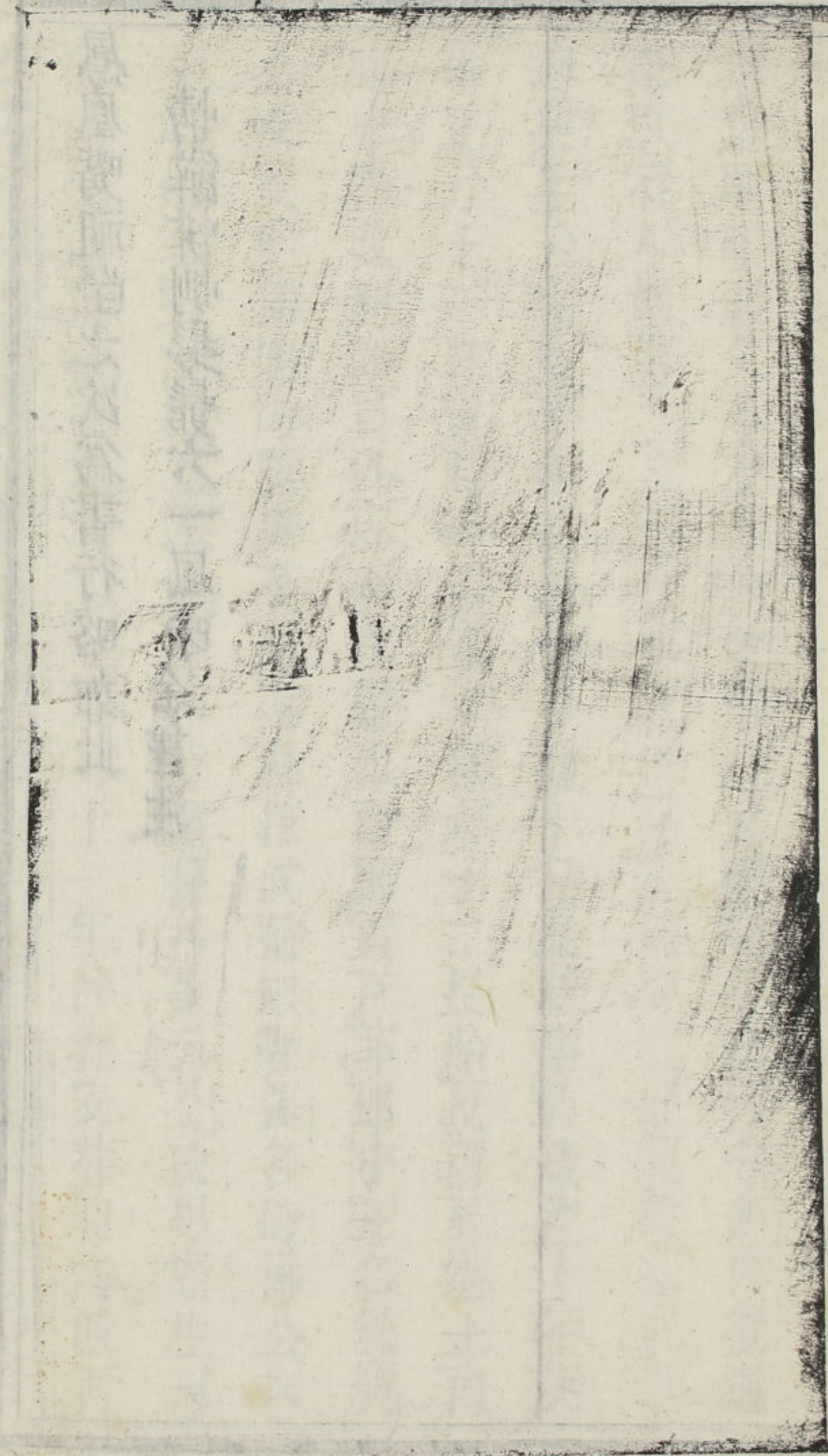
石泉書屋類稿 卷三
編修時兩遇

覃恩馳贈祖父母及外祖父母迨咸豐元年在汀守任內復遇覃恩恭人始膺

封典生於嘉慶十年乙丑十月初十日辰時卒於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十三日寅時得年五十有六子二長貽良丙辰進士內閣中書改刑部員外郎娶海豐乙酉副貢戶部郎中王名毓寶公女次貽雋聘海豐庚子副貢直隸候補知縣張名衍壽公女女二長適鹽山己丑進士禮部侍郎孫名葆元公次男廕生刑部員外郎尙絨次九歲殤今擇於十一年仲春安葬利津城西

鳳凰嘴祖塋之次爲書行略如此

情辭悽惻髮髯六一風味會謹注



石泉書屋類稿卷四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墓表 誌銘 書 書後 引 文 題辭

誥授中憲大夫紹興府知府加一級次封高君墓表

故友次封高君歿於里第將歸窆窆其孤請表其墓余與君交
誼四十年相知最深顧忍不一為表彰耶君諱貢齡字次封先
世於元季由棗強遷居利津十五傳至太學公萬鑑為君曾祖
君祖容華增貢候選布政司經歷父蔭階俱
贈中憲大夫如君官母許氏

旌節孝

贈太恭人君幼失怙長兄咸齡亦早逝君獨事母孝養喪葬無違禮尤嗜學勤讀弗輟由廩生舉道光甲午鄉試乙巳成進士
歷官戶部四川司主事充江西司井田科陝西司主稿總辦捐
銅局查核豁免處幫辦軍需局管理飯銀處道光丁未庚戌會
試兩充受卷對讀官歷升福建湖廣浙江司員外福建司郎中
寶泉局監督凡君所至庶政畢舉無廢事京察膺上考同治甲
子

簡放紹興知府乙丑初夏抵浙當是時浙東水溢紹郡尤甚城

不沒者三板季夏抵任水雖漸退然低田尤屬澤國也君念救
時以水災爲急務而治水尤以海塘爲急務初塘工歲修鹽院
署有津貼銀兩兼紳富捐款可濟經費後盡化烏有道光時重
議畝捐以山會蕭山三邑捐款協修西塘以山會兩邑捐款籌
辦東塘猶堪禦患近年逆匪蹂躪屢被兵燹民不聊生畝捐並
廢君莅任恰逢此厄念要工既不容緩畝捐又不濟急不得已
稟商大府借庫錢十萬暫顧搶修俟畝捐收足歸償庫款大府
允行乃擇紳董經紀其事不假胥吏手君每月勘工數次往來
催督不避風雨且於三江壩各塘尤爲加意三江者富春曹娥

及錢塘而三匯流入海之處也。勘工日久濱海風寒積勞致疾。遂辭印綬方君之在任也。聽斷虛心研鞠務得其情。課書院親自訓迪不異家塾。府試嚴立關防取真黜偽學使歲試所拔前茅皆入泮士林翕然。每公出舟輿飲饌悉自備辦。屬吏供給者胥卻之在署衣僅蔽體食不兼味。所用冠服猶春明供職故物也。而篤於友誼凡與君有舊或借貸者分俸贈貽無少吝其行誼有古風焉。去任時合郡僚案紳士祖餞於郭外至有涕零者。君治紹僅歲餘耳何以邦人感戀如此。知其實心實政之入人者深矣。溯自道光丁亥范蘇山師設帳余家從遊者九人君與

焉。戊子吾師主講濱邑君與余及蘇蕉鄰外兄復從學於講院。共視席者二年嗣是余與蕉鄰先後入詞館君亦捷禮闈官部曹一時稱盛。曾幾何時而三人者初同學繼同仕今又同歸林下矣。去冬蕉鄰作古余愴然以悲。猶幸君居近在咫尺庶幾晨夕往還話舊言歡以娛暮景。或非天所靳也。孰意君一病不起。又溘然逝耶。余年甫逾花甲而戚友中少長於余者已多謝世。今君又不少待余更何以爲情耶。一星後曙古人所哀存歿之感難禁涕泗之縱橫矣。君生於嘉慶九年八月初六日卒於同治七年四月初九日葬於城北梁家莊前先塋之次元配張恭

人子四長彤紱官武清縣縣丞升知縣加州同銜次彤琦虞貢
三彤瑄同治辛未進士工部主事四彤珣女一適濱州儒士王
籍孫男九人某某孫女二人

回翔容與一往情深此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舍謹注

馳贈翰林院五經博士虞琴孟公暨元配孫孺人合葬墓

誌銘

古鄒虞琴孟公諱繼焯字揚薰 亞聖裔祖鍾北公父國模公
俱襲五經博士世濟其美公賦性穎異敦篤天倫事父母婉容
愉色能博堂上歡居喪哀毀骨立如不克勝不自恤其瘁也同
胞四人公次於仲壘篋間怡怡和樂著友于風席簪纓無貴介
氣落落不修邊幅然嗜學勤讀弗輟小試輒前茅所為文雖名
宿亦刮目期為遠到才嘉慶乙亥歲郡試冠軍受知於王伯申
學使補博士弟子員應丙子鄉試已備中矣旋以額滿遺公自

此益刻厲手不釋卷詎知攻苦太過遂中疾不起士林惜之著有太古園詩文集四卷今猶藏家塾云公德配孫孺人幼嫻姆訓年二十有一賦于歸時公已失怙惟公母史安人在堂孺人恪供婦職躬視井臼謀甘旨罔或不涓安人愛如己出亦孺人之孝謹有以致之也方公之遭疾也侍湯藥者累月禱以身代及公亡慟不欲生其不瀕於危者僅矣以姑命節哀盡禮嗣是溫清定省代子職彌加謹焉蓋恐傷姑之心也姑歿後助嫂理喪葬無毫髮憾尤睦於娣姒事長嫂不啻弟之於兄者閩以內諄如也孺人爲任城寄圃相國孫女質谷觀察長女觀察任霸

昌道孺人歸省任所以疾卒蓋去公謝世時已苦節二十二年矣公無子兩山翰博公猶子也襲職後

馳贈公如其官孺人亦並膺

封典孺人歿後呈請入奏

救○褒○節○孝○以○慰○泉○壤○嗚○呼○賦○命○不○辰○彼○蒼○難○問○然○古○今○富○貴○而○沒○滅○者○何○可○勝○道○如○公○內○行○無○虧○暨○孺○人○抱○節○完○貞○同○垂○不○朽○亦○可○以○含○笑○九○原○也○已○何○憾○哉○公○生○於○嘉○慶○元○年○正○月○二○十○八○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孺○人○生○於○嘉○慶○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道○光○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公○之○卒○也○葬○於○馬○鞍

山祖塋之次茲雨山翰博冠孺人柩返里卜於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八日申時合葬焉諱銘於余余與雨山爲同年友謹不獲辭銘曰
篤躬行兮能文章彼君子兮祚不長赴召玉樓兮孤鸞傷矢柏舟兮凜冰霜貞與孝兼兮賴表揚綽楔巍煥兮發幽光壽域同歸兮馬鞍山之陽令譽永播兮千古芳

自古墓誌男女皆有之然鮮並稱者並稱自明人始紀文達公辨之極詳曰女無定格衷於理而已理無定法歸於是而已禮以義起非古之明訓歟蓋述夫之美兼及婦德如史之

附傳其德相均足以相配則合傳之例馬遷亦有焉又曰婦統於夫正例也婦與夫各足自傳變而并書亦變而不失其正也偶閱文達公集其說有與此誌相發明者又考唐劉伸誌張君平墓首行題清河張府君夫人安定胡氏合祔墓誌又朱賓撰梁君墓誌首題澤王府主簿梁府君并夫人唐氏墓誌則此例又不開於明人矣附記之
竹朋甫記

老僕謝武墓誌銘

老僕謝武原名繼武直隸武清人身短小而貌質樸余供職都門伊服役數載勤慎異他僕及余出守臨汀攜之南行勤慎無異曩時他僕購物價多昂命武購之則價廉豈物價不齊與則欺與不欺之異也他僕有弊武知之必潛告主人察之果信以故罪僕多嫉之每欲發其陰私以洩憤而武固無可發也亦遂相安無如之何武無他嗜惟嗜果餅男貽雋數齡時武每抱保攜持得果餅必先進之而後食內子慮幼子之多食生疾也屢戒之武曰少主人先嘗小人方能下嚙否則食之不甘也武居

余書齋齋前列蘭盆十二蘭性喜露惡雨雨則根腐午夜山雨驟至余慮武之睡熟而蘭被傷也迨晨起則蘭並無沾濡已盡在室中矣如是者以爲常伊一身事無鉅細必稟明主人而後行日主人卽父母也不稟父母獨斷獨行可乎洎余引退他僕有先去者武切齒日主人在官則從去官則散此等狗彘之不如也隨余歸里忽遭噎症不得已辭歸叩辭時淚如雨下余亦泣武曰小人儻不死必再來以報主恩也乃次年竟以是症不起時咸豐甲寅年六十有八計其事余十年雖無奇異然身任之事無一廢事出口之言無一謊言先後未嘗遭余呵責此固

眾○僕○中○所○未○有○也○伊○終○身○未○嘗○婚○娶○故○無○子○僅○有○胞○弟○與○姪○為○
營○葬○事○余○不○忍○沒○其○善○也○為○之○誌○并○系○以○銘○曰

其○貌○則○樸○其○質○則○魯○其○心○之○忠○且○誠○也○則○不○宜○今○而○宜○古○此○士○
大○夫○之○所○難○竟○得○諸○老○僕○之○謝○武○如○斯○之○僕○又○何○愧○士○大○夫○之○
伍

致杜筠巢同年表弟書

啓○者○海○疆○夷○務○聞○都○中○頗○有○建○言○者○竊○意○此○事○當○初○情○形○和○不○
如○戰○刻○下○情○形○動○不○如○靜○何○以○言○之○和○議○既○定○相○安○已○久○忽○改○
前○約○在○我○無○覺○可○乘○在○彼○反○有○詞○可○藉○况○此○時○各○處○武○備○是○否○
果○有○起○色○一○旦○有○事○果○能○操○必○勝○之○權○否○未○可○知○也○而○經○費○支○
絀○之○際○加○以○軍○需○更○虞○不○給○又○其○後○焉○者○也○為○今○之○計○簡○軍○實○
修○武○備○堅○固○海○防○有○備○無○患○以○待○其○變○而○後○乘○之○此○上○策○也○夷○
人○惟○利○是○圖○雖○與○通○商○而○設○法○使○不○得○獲○利○伊○自○掃○興○而○退○此○
中○策○也○若○逞○一○時○之○忿○為○興○兵○構○怨○之○舉○能○勝○固○佳○如○或○不○能○

之方乎或彼利於晝而我乘之於夜或彼利於水而我襲之於陸集思廣益多方誘敵詎必無策况伊深入重地糧食火藥亦必有窮盡之時我兵但與持久即不戰亦可制勝且聞津民頗有願與接仗者特為當事者所制以為恐礙撫局是又不然民人戰勝

國家坐收其利即使不勝

國家亦屬無害倘何憚而不為前數年粵東百姓曾與戰得勝可見彼之炮亦並不足恃豈南海之民可用北省之民轉不可用乎又理之不可解者矣又或曰津民並非義憤不過圖掠夷

船之財物耳儻伊敗復來恐難再禦不知津民果能戰勝彼已胆落焉敢復來即使復來以官軍虛糜之兵費作義勇之重賞其功高者並予以官爵又何患民心之不踴躍敵愾乎總之事已至此原無萬全之策祇可取其利之重而害之輕者若畏首畏尾甚非所以決大疑捍大患也弟以局外閒觀越俎代謀位卑言高之罪自知不免然託處京華

國事即屬家事况吾兩人相視莫逆若知而不言亦違朋友勸善之義願吾兄為名臣為諍臣不願兄為旅進旅退之臣也語曰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弟於此籌之稔矣亦願吾兄深思而熟

國異日改建縣城不但漂沒民居更需多糜
國帑此關繫輕重之異也惟此工程緊要是以道光年間諸工
俱停而前任孫令曾請帑修補石壩尙蒙頒發九千兩以濟工
用他縣不得援以爲例然彼時猶屬清濟尙無黃水之患也此
時水患十倍於前則要工亦十倍於前機宜顧可坐失乎爲今
之計若必欲照舊重修石壩固屬難行如用黃河壩工暫保城
基異日水退修城有藉似尙可爲力然卽此壩工亦需專委河
委辦理斷非民力所能捐亦非宋令所能勸素蒙雅愛但有管
見不敢不據實直陳不僅爲桑梓計也

致河帥蘇賡堂同年書

賡堂大兄同年大人閣下甲辰一別廿四年矣關河間阻音敬
罕通而思君之心無間一日也近年東山復出開藩豫省晉秩
總河逃聽佳音未嘗不歡欣鼓舞爲

朝廷得人慶祇以分隔雲泥且兼便乏鱗羽箋賀久稽諒不見
罪頃劉河弁奉委來津藉得詢悉泰躬篤祐鼎座延釐欣慰莫
可名言承查勘東省河道按黃流改道以來敝省被患已十餘
載黃流入濟勢不能容於是每歲漫溢田廬之漂沒墳墓之沖
塌令人目不忍觀因思南河舊有河工歲發帑金數百萬

聖天子愛育黎民不惜重費

恩○至○渥○也○今○河○道○既○改○山○東○之○民○有○異○於○江○南○之○民○乎○何○江○南○為○之○修○防○山○東○則○聽○其○湮○沒○乎○厚○於○彼○而○薄○於○此○誠○理○之○不○可

解者前數年弟曾屢向閩中丞言之中丞但云河流須歸故道

若東省添設河工則故道終不能復是以不肯輕改舊章但河

流○之○害○愈○深○而○故○道○之○歸○無○日○弟○自○慚○人○微○言○輕○不○能○上○達

天○聽○然○竊○計

聖○朝○勤○恤○民○隱○儻○觀○此○一○方○昏○墊○情○形○斷○不○忍○坐○視○不○救○也○况

敝○縣○之○患○更○有○甚○焉○者○他○邑○被○災○城○池○無○患○敝○縣○則○城○枕○河○干

向賴石壩以為保障近來石壩被水冲倒水逼城根前三二年

竭力捐輸修築土壩為護城計奈民力已盡而河患無窮至去

秋盛漲遂將城垣東南半面盡行坍塌若再因循不為經久之

計恐全城百姓均不免其魚之歎按敝邑形勢屢經委員勘驗

均言對岸需開引河城南可救即合邑紳民亦詢謀僉同而當

事者以費用浩大久未施行獨不思若全城俱陷將棄此一縣

乎抑改建一城乎棄之固無此理若改建所費不貲不更須多

糜帑金乎現經縣令請帑三千試開引河而工費尙不及半又

擬再行勸捐而地瘠民貧仍慮不敷大工之用正在躊躇之際

適尊處委員到此此邦人士以手加額引領而望日庶幾祐此
一方乎不添河工則已若添河工固險莫險於津城亦要莫要
於津城矣大君子已溺爲心關懷民瘼想當於全省奏設河工
倘經費不足擇要試辦則津城一處歲修似不可缺引河初開
不識果能暢行與否若每歲疏通定可通行引河一通卽城基
可保弟將與一方之白叟黃童焚香頂禮同拜仁人之賜於無
既矣望恩如望歲不勝延頸待命之至再者九河故道鈞盤馬
頰徒駭俱在武郡鈞盤馬頰業已淤平徒駭尙有河形自濱州
霑化入海上游距濟河不過數十里若從此開通以分水勢則

津邑之患可減芻蕘之見並祈俯賜採擇焉至鄙人近况前數
年就濟南講席近兩年里居賦閒於勳名富貴久已漠然無動
於中惟翰墨結習尙未盡忘閣下深入禪理想於世緣已盡
舉而空之如弟者得毋所謂猶挂一塵者耶年來鬚髮皆白而
腰脚尙健游覽之興無異曩時頗思游梁園借圖良晤訪碑嵩
洛閒登太華高峯尋古踪於長安覽太行之勝而返奈游資不
易且風煙未靖是以徒抱虛願未識能償與否大小兒貽良現
觀政秋曹二小兒貽雋現攻讀應鄉試弟去歲因得孫曾入都
一游因徧訪同譜諸君僅餘四人屈指京外列仕版者亦祇數

人回憶春明聚首曾幾何時已似晨星落落曷勝慨嘆茲乘便
附呈拙作四種伏祈訓誨應備銜版以遵體制特念吾兩人交
非泛泛恐遭呵斥故敢從畧諒不笑其疎也

經濟有賴之文造福於桑梓匪淺也

奮謹注

復蘇賡堂同年書

秋初接奉還雲如親塵誨廿餘載離踪一時頓釋其快慰有不
可名言者承示冬間有引退之意竊意吾兄膺
朝廷特達之知正宜大展經濟救世匡時若抽身早退似非所
以答

主知慰民望也鄙見未識有當尊意否敝縣正迎河溜勢甚危
急今夏於對岸開通引河居然暢行且將河中之洲刷去大半
河道寬廣縣城南門幸免坍塌而目下大溜移向東門東門外
民居數十家俱化澤國逼近城垣月城已被沖破東南城垣盡

坻若置之不問明歲盛漲恐東北城亦將難保察看情形惟有於新開河之南岸築一挑水壩將大溜逼向東移則全城可保無虞築壩需費千金近年屢次捐輸民貧財匱實難籌此鉅款儻河庫有款可籌或函致東省大府籌款以保危城固無量功德也外繪圖敬呈青覽至上溜挑河引入徒駭之說卽疏九河遺意分支以殺水勢未始非計新開固不易言若就當下自開之河禁止堵截但就兩岸築隄順其自然則事半功倍現在泛溢之水多歸徒駭則徒駭之低於黃河可知不慮其不行也惟高明籌之弟夏間協同縣令督工挑河往返烈日中兩月有

餘爲生平未經之苦又兼捻逆屢犯東府風鶴時驚現於城垣處修築土圍以爲防守之計諸務不勝其煩事關桑梓殊難辭責幸頑軀尙耐勞耳佳什格律渾成是老斲輪手勉和元韻一首愧下里巴人不足答白雪陽春也守柔齋大集如有續刻望寄示爲幸

書綠野齋集井田論後

井田之不能復古也眉山蘇子曰必塞溪壑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井田成而民之死骨已朽謂其勞民不可行也次白劉子曰一縣之民二十受田六十還田者令之精神不給必假手於胥吏財多者得肥饒財少者得瘠薄舞文玩法獄訟繁興卽不勞民而勢亦不可行也予曰此二說似也然猶未盡也夫所謂勢之不可行者不在卽行井田之後而在未行井田之先既行而滋弊尙可議防弊之策未行而不能行雖聖人復生亦未如之何矣何也今以戶口計之一縣不下二十萬人壯丁

居其半亦不下十萬人以錢糧計之一縣不過十萬畝以十萬人分此十萬畝田每人不過授一畝安所得百畝而授之乎古之時地廣人稀故人給百畝而田猶有餘今之時生殖日繁故人給數畝而田猶不足又何論井田之弊竇叢生爲不可復古也乎且夫上古結繩而治今則易而書契矣上古葬之中野今則易而棺槨矣上古汗樽坏飲今則易而壺觴矣上古穴居野處今則易而宮室矣與井田之易爲阡陌無以異也凡此者人爲之乎皆天爲之也今必使書契返而爲結繩棺槨返而爲野葬壺觴返而爲汗樽宮室返而爲穴居夫人知其不可也然則

不○陌○之○不○可○返○為○井○田○又○何○疑○乎○故○善○為○政○者○不○泥○古○以○反○今○
不○違○天○以○徇○人○

質語折得倒如是乃儒而非腐 會謹注

書破邪論後

惜抱軒筆記云世傳虞永興破邪論自署銜太子中書舍人太子官但有中舍人安有中書舍人永興父名荔而序中用薛荔字此必唐時僧徒竄聞見者所妄作偽託欲以自取重於世耳思翁乃不能辨屢云學永興破邪論精鑒者乃如是乎按破邪論秀勁超拔即非虞書真蹟亦屬佳書學之何損其誤書中書舍人固也至謂家諱不避竊以為不然竹窗遺錄曰文王諱昌而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而邦其昌厲王名胡而其子宣王時詩云胡不相畏此詩書不諱也武王名發而周頌祀文武之樂

歌雖日克昌厥後噫嘻日駿發爾私此廟中不諱也春秋僖公
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莊公名同而書同盟此
臨文不諱也余又按夫子之母名徵在而子曰杞不足徵宋不
足徵又曰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又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
之明證也設父名荔子則不得書荔獨不聞父名仁將子不得
為人之誦乎姚姬翁欲執此論以辨真偽將母仍屬一偏之見
乎恐未足折服思翁也

古泉匯書後

是編起於咸豐九年成於同治三年六閱寒暑始獲竣事計元
亨貞集各十四卷利集十八卷益以首集四卷共得易卦之數
雖不敢云攬撫無遺然古譜異泉今世不存者固多闕如至當
代藏泉家珍奇之品摹搨殆徧縱有遺亦寥寥無幾矣予之編
斯譜也蓄志已十餘年矣初以宦轍分馳弗遑從事歸田後又
遲之數年始得以釣游暇日攷古成書蓋夙願之償若斯之難
也斯固撫衷差堪自慰者也雖然半生來讀書稽古上之不能
立德立功聲施後世次之不能著書立說羽翼經傳徒以此阿

堵○中○物○消○磨○歲○月○縱○有○一○知○半○解○可○以○信○今○而○傳○後○究○何○關○於○
治○術○又○何○裨○於○學○術○乎○是○又○自○省○焉○而○不○禁○歎○歎○感○歎○者○矣○

利津惜字社小引

世有一物焉上自朝廷官府下逮閭閻鄉曲上自侯王君公下
逮農工商賈用之千古而不易離之一日而不可者非文字也
哉聖經賢傳非字莫述也制度典章非字無徵也卽至田產約
契日用度支亦非字不能記也世人於金玉財貨皆珍而惜之
爲其益人也字之益人較之金玉財貨不啻倍蓰也顧不珍而
惜之豈人情哉第自倉君造字以來文字以煥蔡倫造紙而後
簡冊愈繁其有用而存之者固多因無用而毀之者亦不免焉
夫字借紙傳卽紙因字貴微論長編巨冊卽片紙隻字儻聽其

毀棄或致糊蠶箔覆醬甑甚且帶絮沾泥隨茵落溷其穢褻有
不可勝言者皆士君子所目覩焉而中懷難安者也心之所不
安卽義之所由起也每見通都大邑多有惜字會社今吾邑同
人亦擬仿而行之誠盛舉也余因爲公議規條開列於左俾垂
永久非好事也亦曰行吾心之所安而已至云惜字者獲福不
惜者致禍猶其後焉者人之好善誰不如我有願入社者請
書芳名

一惜字社公局立於城隍廟之賢尹堂每月十五日同人公
會於此

一社中每人每月捐京錢一百文以爲公費

一社內雇一人每月給資若干文令其徧覓城中四關通衢
小巷皆需日日搜尋遇有字紙卽檢存俟公會日彙送公
局如至期無字紙送到或所送太少卽屬懶惰革除換人
一城鄉中有同志者可於每月十五日將字紙送局每斤給
錢幾文

一公會日卽將所收字紙公同焚化紙灰用甕收貯甕上加
蓋免被風颺

一遇汗穢字紙須用清水洗淨晾乾焚化

一社中製木斗若干散挂於各街衢巷口令行路之人拾得
 字紙即隨手可以收貯雇工人隨時向木斗收取送局
 一灰多甕滿即將灰包裹同人公送河干用船撐向中流放
 灰順流而去

一社中製木斗若干散挂於各街衢巷口令行路之人拾得
 字紙即隨手可以收貯雇工人隨時向木斗收取送局
 一灰多甕滿即將灰包裹同人公送河干用船撐向中流放
 灰順流而去

利津聖水靈池禱雨文

利津縣紳民某等謹以香楮之儀敬告於聖水靈池尊神之前
 日惟神聰明正直作鎮海濱錫福祐民救災捍患向值亢旱敬
 取靈泉聖水莫不速沛甘霖立蘇民困是神之為民降康久已
 淪肌而浹髓而民之感神庇祐不啻刻骨而銘心往事可徵多
 歷年所乃自前歲去歲雨澤愆期旱魃為虐今歲尤甚三四兩
 月亢陽為災每遇陰雲輒被狂飈掃蕩刻下節過天中源泉告
 竭焦土不潤稼穡半枯秋成難望農夫釋耒而歎呼天籲地計
 無所出意者官吏不職暴斂繁刑縱盜積訟民怨天怒致招災

診歟抑或民情多罔講張爲幻暴殄奢靡致干天譴歟然使富
獲咎而禍及於民類於遷怒使民有過亦當擇尤示罰十室之
邑必有忠信豈有不分良莠異罪同罰之理想明神均不出此
其所以致此者咎將安在夫民爲邦本食爲民天若無稼是無
食無食是無民也無民神將安依或者冥冥之中神並不能專
政亦如陽世公務需待詳報而後施行卽祈代民請命轉達上
蒼想好生之德亦不忍坐視萬民之槁餓而不一救也某等幸
托仁字不得不有求於神儻蒙垂佑三日之內卽降甘雨庶秋
收之可望幸民食之有資旣感舊德之難忘彌戴新恩之無旣

敬答神麻永世勿替

夫人人之於神也... 敬答神麻永世勿替

醒世恆語題辭

是編雖諺語然一片救世苦心盤托出世風之所以日下者凡以人心之不古耳果能存心若此機械變詐之思何自而作禮義廉恥之防何虞其潰一人如此存心則身修家齊人人如此存心則國治天下平頓覺黃農虞夏之世去今未遠所裨豈淺鮮哉閱竟喜其命意之善遂不覺其辭之俚也且更喜俚語之人人易解也書數語歸之願讀斯編者俱有同志未必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

王子武詩集題辭

大集捧讀再四五古則追蹤魏晉七古則嗣響杜韓海濶獨步一時律詩亦雄渾超逸典麗清新無美不備尤妙在各體縱橫變化不可方物雖取法古人而絕無依傍是善學而得其神髓不襲其面貌者知於此道三折肱矣僕於詩學未能深造然自負雙眸頗辨妍媸微論並世卽古人名集有未能愜意者亦不敢隨聲附和獨於君詩低回往復不能自已豈阿所好耶抑佳篇俊句實有以移我情耶獨是吾兩人交好匪一朝夕矣憶彼此假館明湖時相過從君無一言及詩僕亦不知君之爲詩人

也儻非因郡詩續鈔之役廣搜博覽獲觀斯編不幾交臂失之
耶在君懷瑾握瑜深藏若虛固不妨知希我貴而僕乏藻鑑之
明殊自愧矣夫以近在目前者猶難周知然則山陬海澨窮鄉
僻壤抱殊尤之才而湮沒不彰者不知凡幾矣可勝歎哉又豈
獨詩人也哉

石泉書屋類稿卷五

利津 李佐賢 竹朋

金石題跋

跋响嘯碑

响嘯碑自唐宋以來文人皆極欽信惟明人郭宗昌倡爲異論
耳食者遂從而附和之余昔聞其說亦將信將疑今夏得見長
洲韓裴奎所藏此碑原搨本方知疑者之誤也碑字已剝蝕不
完然筆畫奇詭氣概雄傑崔融所謂龍畫螺書誠非虛譽詎作
僞者所能造而前人疑其僞者亦自有說蓋是碑在衡山真隱

屏後人跡罕至得見者鮮所見皆屬翻本而翻本刻於蜀刻於
滇刻於長沙與西安又有紹興棲霞甘泉汲縣黃縣諸刻翻本
既多漸失本真而釋文自楊升庵以下又有沈鑑楊廷相郎瑛
及長山刻本人自爲說訖無定論其實古文奇字非籀非蝌祇
可闕疑據翻本而疑之者固無足憑據釋文而疑之者亦不足
憑也由今論之斷爲真者必見原石真拓者也疑其僞者皆爲
釋文所誤未見真拓者也若見真拓而不信者恐無其人也

跋泉幣拓本

蘭字幣舊譜釋爲魯字又或釋爲閩字形製尙有大者山陽幣
余所藏者差小盧氏幣其柄中空製與涅金迥異而吾鄉劉燕
庭方伯藏一幣形同涅金而面有盧氏涅金四字則絕無僅有
之品也

齊刀多出吾鄉其爲姜氏物無疑齊建邦始法化六字者頗罕
觀堯仙中丞所藏有九字者尤舊譜所未見
陰文范張叔未解元疑爲范母疑其鎔銅入范范或銷也然今
泉局多用陰文范正自無妨可知古人有范金合土者有范金

不必合土者原並行不悖也。長安泉長字在左安字在下較異常品其形製則類寶化寶開半兩之先其為周製無疑元統元寶亦屬罕觀之品延祐有元寶者此作三年亦異然元泉多有紀年者此亦至元戊寅至治元年之類與

類泉譜附本

跋率伯敦銘

此敦前紀月日次紀勳勞次紀錫賚矩鬯車馬虎賁之屬後紀承命對揚之文皆彝器所同惟諸器皆以子子孫孫承寶用為結此作予其永萬年寶用子子孫其師師型為茲休詞義變化則彝器所罕見者

題秦平陽斤搗墨卷

此斤同秦詔版近時新出詔版吳子苾同年得其一劉燕庭方伯得其二予皆有搗本其于久遠也俱作也字此作殿字較異以詔版證之自應從積古款識之說殿作翳語助辭連上讀其字是期字之省文殿字是翳字之省文固無可疑舊跋平陽有四攷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及越后庸盟于平陽杜注西平陽是又在南平陽東平陽之外則地異名同者又不僅四處此斤究不知何處所鑄亦如近時之平陽幣出土甚夥不能定其爲某國故物也。

跋漢光祿勳劉曜碑

漢劉曜碑載東平州志云石久佚同治庚午忽於州北鄉之蘆泉山前出土蓋劉曜古墓所在而字已模糊不辨幸隸釋載其文對觀方知爲劉曜碑隸釋所載雖殘缺尙存二百數十字今字體完者僅存十餘字不完者僅存廿餘字餘已成沒字碑矣隸釋又云有碑陰今碑陰已無字集古錄亦載此碑云首題漢故光祿勳東平無鹽劉府君之碑與隸釋所載同隸釋以爲漢人銘墓以郡邑冠首者惟此一碑惜碑首已不可得見矣

跋華嶽廟碑翻本

西嶽廟碑世傳蔡邕書明時已毀阮文達謂今世尙有三本第一長垣本第二四明本第三山史本長垣本與山史本皆剪標成冊而四明本未經剪標故全謝山編修有二百餘年不缺不爛之語長垣本較四明山史二本多百字其拓尤在前孳經室華嶽碑跋載之甚詳四明本卽文達所得者今展轉已歸崇樸山寶將軍家余曾及見之此翻本卽文達所刻又取長垣本補其所缺百字者較勝他翻本至長垣山史二本今一在閩長樂梁氏一在吾鄉諸城劉氏附記之俾後學知所攷焉

跋漢瓦拓本

漢有高安館高安萬世或卽此館所用延年益壽瓦此存其半攷未央宮有延年殿當屬此殿故物上林院漢因秦舊址而廣之離宮別館七十餘處故上林瓦傳世頗多漢瓦均有千秋萬歲四字者又有萬歲兩字者此瓦千秋二字當亦同時製作龜蛇瓦無可攷然漢瓦有畫雙鹿者有畫飛鴻者則此當亦漢製瓦當文字記云黃圖有金廡在長安城內金字瓦意者金廡所施歟

題枕經堂漢黃龍元年鏹斗銘跋

宣帝改元凡七就中所見金石尙有本始元年本始三年及神爵年各五銖錢範範字俱在篆隸之間不獨楊童買山石刻各種可互證也

題枕經堂漢尙方鏡銘跋

余所見漢尙方鏡銘有四句半者云尙方作鏡真大好中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浮游天下放四海壽如金石下缺三字又有五句半者前四句全上末作壽如金石之天保大利多大利二字又有兩句半者前兩句同上末云渴飲玉泉缺飢食棗三字他如丹陽鏡則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鏡多一鏡字黃帝鏡則黃帝治鏡大母傷云云共五句末多一兮字如是者不可枚舉皆因當時製作不精回環書銘銘未完而無餘地則減其字銘已完而有餘地則增其字宮子行大令

之說良然又曾見呂堯仙中丞得一漢洗銘曰大吉昌宜人人
字乃侯字上半應是宜侯王之文未完者亦此類也

大休二字又作雨字半皆雨字同土末云器分王果於
八不吹去歸於王果於會集作天不效四書書吹金不不
取退良與尚大餘論四四半奇云奇文非與員大校中亦此
歐陽修筆法命不與論

跋穎上黃庭蘭亭石刻

明時穎上井中夜光如虹縣令異之令人探井得銅疊六石刻
一石即此黃庭蘭亭是也董文敏謂此本較各帖所刻俱勝洵
屬知言但疑為米南宮臨殊未確此帖筆勢夭矯不羣是神龍
的派信非楮河南不能今石毀無存此冊得於燕市猶屬完璧
當係明搨可寶惜黃庭後五行缺如以劣翻本補全其文恐後
人疑其疵類特為標出余又有佳翻本優孟衣冠令人真贗莫
辨然細較神味差遜且末尾有墨妙筆精圖章妙字少旁誤刻
多一畫識者自能分別之

跋翁覃溪集蘭亭曲水雙流卷

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贊一辭此二卷於定武神龍兩派考核之精審鑒別之詳悉細入毫芒後學者尙復何從置辯惟有欣喜贊歎而已卷爲東翁年丈所藏十年前曾得一見今潤臣同年復以相示如獲重入仙源而書無進境自歎凡骨依然未換羨煞且愧煞矣

跋東陽何氏蘭亭

何氏蘭亭在東陽縣咸豐癸丑余僑寓婺州旅館多暇因訪蘭亭遺跡舊榻本杳不可得僅見新拓石已裂而爲四上半首行至歲字止末行至感字止爲第一段下半首行自在字起末行至之內止爲第二段自言一室起至一死生止爲第三段自爲虛誕起至末止爲第四段四段尾空行內有一白堂三字甚劣蓋何氏之堂名續刻者也首行末會字僅存上半當係出井時原缺之一角其中間斜裂處計損三十字而十三行末雖字十四行末欣字十九行末終字廿一行末由字則全字俱缺由明

迄今數百年間已殘泐如許之多今聞何氏子孫各分守一段石既不存一處再數十年不知又當何如矣此石巔末原跋已詳茲就所及見者誌之使後之覽者知珍惜焉

題永陽王暨妃王氏墓銘

此碑又見陳氏寶刻叢編卷十五載在江南東路建康府不僅見古刻叢鈔及復齋碑錄也而近代著錄家如訪碑錄金石萃編則均失記載此石竟不知何時淪沒咸豐己未夏友人以此寄售驚爲創見議直未定會絨庭世三兄見而愛之不忍釋手因思天下瑰寶果得其所公諸友不異有諸已也遂舉以相讓絨翁其慎守此寶勿爲他人所奪可乎抑亦有以報我否耶

題魏刁遵墓誌

此銘誌乾隆年於南皮出土至道光時捶搨日久已多剝蝕劉跋亦模糊不辨此初搨本字畫完整可寶也

誌係舊存乾隆時搨本而碑陰缺如道光中葉始覓得碑陰字已多缺近聞此石已不知歸於何處并此殘缺者亦不可得矣因并裝而藏之至其結體寬博運筆道緊猶存隸意自是六朝人本色非唐以後所能摹撫也

跋北齊尖山摩崖古刻

道光己亥仲秋余過鄒邑同年友孟雨山翰博廣均爲余言鄒境六朝古刻數處導余往遊尖山其一也捫石辨字錄其文以歸越數年始得致拓本計刻經題名共四段俱隸書起處大沙門僧安云云至武平六年歲乙未六月止凡三行經主韋子深妻徐法仙凡一行文殊師利日云云至武平六年歲一十二月□□日止凡八行共十二行此第一段也次居中寫大空王佛四字字大徑漢尺四尺爲一行前列經主□□書晉昌王唐僧妃趙又經主□□儀同陳德儀妃□又經主□□陳德裕妃

董凡三行後列大都維那□沙門僧安道壹佛主□□發心又
經主漢大丞相□□韋□兒韋□凡二行共六行此二段也又
次佛言若菩薩云云至爲般若波羅蜜凡六行此三段也第四
段尙餘數字似寫經已被鑿石人所毀不見全支距此刻數丈
之遙俗名支鍋石者有諸行无常等零字十餘則殘缺不成文
矣按山左金石志載此刻其錄支殊師利云云祇三行今實有
八行又二段祇載五行漢大丞相一行失載今實有六行第三
段則全未載想阮文達所見拓本不全故不免有誤且不能詳
指其段落故前後多舛錯無次第也而金石志所載亦有今未

見者如一刻經主徐時云云凡三行一刻與大比丘生云云凡
六行今俱佚想在第四段已被鑿石者鑿去矣夫自嘉慶年去
今僅數十載已不能常有况數百年後乎余故卽所見者詳錄
之俾後之好古者得所考焉若夫韋氏之遷鄉魯唐邕之刻佛
經金石志已詳言之茲不贅述云

跋泰山經石峪六朝刻金剛經殘字

泰山經石峪刻金剛經著錄家罕言之惟明孫克宏古今石刻碑帖目云泰山之陽刻金剛經字大尺許相傳爲王右軍書云云卽此今寰宇訪碑錄僅載其目未言其字數多寡泰山志云可讀者不滿二百字岱覽亦仍其說山左金石志則謂尙存二百九十四字經字迄無定數同治辛未初夏余率男貽雋爲登岱訪碑之遊特至石峪命貽雋剔苔捫蘚子細辨認余手錄其文方知尙存九百零一字前三十行蓋自經首第一段起至十一段之首句止後零一行則十三段之未及十四段之首也共

得八百八十五字又殘字十六則不知屬某段矣此皆著錄家所未道及者方知前人皆未親至其地但就拓字所見者記之無怪其不能詳且確也經刻於石坪上作棋枰紋筆勢奇古雄秀前人備極贊歎然與右軍不類決非王書泰山道里記以爲與徂徠山石經相似應是北齊王子椿書泰山志又謂與鄒縣韋子深刻經同出一手決爲韋氏所作阮文達則謂鄒縣尖山摩崖晉昌土唐邕題字筆法相同或出邕書余按鄒縣小鐵山刻經及葛山刻經經字大小結構筆法與此絲毫無異斷爲一人之筆葛山之經書人已不可考鐵山之經考係僧安道壹書

則經石峪字亦屬安道壹書應無可疑尖山齊刻經亦有安道壹題名則泰山此刻或齊或周末可遽定茲姑附於齊之後石峪寬廣刻經當屬全部惜夏秋泉水亂流石上字易剝蝕今已泐其大半再數十年不知又當何如故特錄而存之

跋北周小鐵山摩崖古刻

鄒縣城北小鐵山後周刻經在石崖上南向隸書如斗大方界畫作棋枰紋字體形製與泰山經石峪金剛經無異自係一人所書每行五十餘字自佛言善男子起至无生法忍止共十七行經後刻匡喆刻經頌十二行每行亦五十餘字字差小頂上有石頌二大字山左金石志但載石頌十二行全文云在小鐵山西側佛經之後而佛經之文及行數字體則均失載且淳石頌云所藏拓本僅八十餘字以未見全文爲憾黃小松司馬錄寄新拓本始知造經人云云是阮文達第據石頌拓本以爲全

文而未見刻經之正文也。石頌云有大沙門僧安法師者工書尤最以寫大集經是明言此經爲安法師所書特未著安法師之名。攷後題名有東嶺僧安道壹同著經一行則所謂安法師者卽安道壹無疑也。金石志於此但作安臣者遺漏大沙門三字又誤認法師爲臣字蓋阮文達第據模糊之拓本著之無惑其於寫經人不能核實也。此刻余於道光己亥與尖山摩崖同時訪得細辨其文有金石志所缺而今尙存者五十二字有金石志誤認而改正者三十六字。一二手錄而歸竊幸古蹟之不終晦也。山之東麓有殘字三日曹都惟餘已漫滅山之南麓有

孟朔將云云二行東嶺僧云云一行齊搜揚好人云云三行共題名殘字六行又有功曹南平陽縣及功曹大都維那又趙郡李巨敖題名殘字共三行金石志亦載摩崖殘字八種但有南麓諸題名而東麓東崖諸殘字則俱遺漏其所載鄣離二字佛善二字實性善等七字佛善男子等五十八字齊口任城等四行則余亦未見互有詳略並記之俟再訪而攷之

跋北周岡山摩崖古刻

鄒縣岡山與小鐵山毗連亦有大象年刻經隸書亦多殘泐卽現存者記之尙存十三段一段在大石北面二郎比邱惠暉比正尼法惠大象二年七月三日云云凡七行後一佛象題釋迦彌勒阿彌陀等佛號三行末上石經二字共十一行二段在大石東面如是我聞起至漱口畢已合止凡十行三段在大石南掌恭敬起至授我八戒止凡五行以上三段文義似相聯屬四段向東與大比丘起至自在三昧止凡六行五段向東現皆是古昔諸仙賢聖凡三行九字六段向北二種无我究意通達凡

四行八字七段向東南日月光暉起至諸仙賢聖止凡四行八段向全前炎如百千日照耀金山凡三行九字從左讀九段向南法得道之處三行五字十段向北神通之力起至自性識止凡五行十一段向全上大比三僧及大菩薩凡四行八字十二段向西衆皆從種凡二行四字後有不成段之殘字凡六十三段向東地方佛土起至无量自在止凡六行後有不成段之殘字凡十山左金石志惟載一二三段及八段十段餘俱遺漏按鄒縣古刻各著錄家罕有錄其文者惟山左金石志收錄而又多挂漏余愛其爲六朝遺蹟慮其久而漫滅無徵不信也故特

七字已盡模糊惟一行第五字平第六字郡二行第五字高三
行第三字主第七字開五行第三字主僅可辨此六行蓋刻經
人題名惜不可攷金石有時而泐不信然歟

十三字又收來可考各一字始首行收來平餘數皆平也
此山志金志出傳本平餘數皆平云十一字大像兩字云
十六字四十字不啻合情神或四百字前五百字前五百字
各含孤像大像兩平餘數皆平矣廿六日五共十行每行三
字總計山志題名三十三字平餘數皆平自余初到專誌
此山志金志出傳本平餘數皆平云十一字大像兩字云

題金螺山大佛洞隋造象

金螺山俗呼白佛山據地里志卽古危山也在東平城東北三
十里山之陽有大佛洞中造大佛一軀故名東西石壁造衆佛
象數十佛象之上下四旁皆象主題名凡八層上三層多漫滅
且高不易拓僅得下五層紙墨洞門外有隋題名二方其一爲
開皇七年寺主王子華云則造衆佛象之寺主也其一爲開
皇十年沙門曇獻云云則造大佛之象主也此刻惟補寰宇訪
碑錄載王子華曇獻兩題名而未詳至洞中之造象題名則各
著錄家皆未見今卽拓得之五層詳記之至上三層精拓工或

可致當俟補錄其曇獻題名作篆隸真三體書與東阿之開皇十三年曹子建碑相類餘則罕有此式或即一人所書歟

題金螺山二佛洞造象

金螺山二佛洞亦在山之陽較大佛洞差小三面造象無年月可稽其題名有須城縣某某攷東平古屬須句國隋改為須昌縣唐仍之五代時又改須城宋仍之今題名作須城其為五代或宋人所造皆未可定要非唐以前所刻也

金螺山二佛洞造象
題金螺山大佛洞造象

跋歐書皇甫碑

醴泉銘多翻本而翻刻皇甫者殊少近時搨本係就原碑重加磨剔者字畫較瘦神采全失此碑文首行末勢重三監之監字尙完好無缺俗呼為監本者是也且字畫較肥自係未經磨剔者非明搨亦必

國初搨本遠勝近時紙墨猶可楷模後學也

跋歐書虞恭公碑

此碑較九成宮筆法稍變而與皇甫碑相似王元美贊其如郭林宗標格清峻而虛和近人洵非虛譽攷溫公卒於貞觀十一

跋僧懷素小草千文帖

六舟藏素師千文有二卷一爲大曆三年書一爲貞元十五年書予於袁浦旅次及西湖淨慈禪室兩見之均以匆匆未得假歸細玩此貞元年書者六舟曾刻石贈余揭本今對紙墨如見真蹟其題跋甚夥尙不止此就中阮文達第二跋吳荷屋跋僧超然跋皆跋大曆所書卷者不知何以并刻於此帖之後今六舟已示寂此卷不知又歸何處更無從詳悉考證矣大曆所書卷聞亦經刻石余未見拓本附誌於此

跋褚河南書雁塔聖教序

褚書聖教序有二同州本較肥雁塔本較瘦其肥者唐各書家所能頡頏其瘦者細筋入骨真所謂字外出力中藏棱者其神致妙絕千古推公獨步雖嬋娟美女之喻猶未足形容也公以顯慶三年卒而同州碑立於龍朔三年已在公歿後或謂公曾刺同州故後人以雁塔本重刻以當甘棠而碑字大小肥瘦結構字體不同其說實無可據或謂屬臨本庶幾近之若謂同州本莊重不挑較勝雁塔則捫鑰扣槃之見也

跋孫虔禮書譜

孫虔禮書傳世絕少惟見書譜其議論精微透闢發前人所未發洵堪啓牖後學其筆意多用偏鋒妙絕千古於顛張醉素之外獨開生面尤非淺學所及窺也太清樓及秘閣續帖所刻已不得見惟停雲館刻世尙有之此本乃安儀周刻對墨蹟撫摹較勝文氏翻本此後眞蹟貢入

天府三希堂帖重摹之然人間不易得搨本則安氏此刻不已可珍乎哉

跋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但著朱子奢撰而不載何人所書孫退谷銷夏記據鄭樵金石略定爲虞世南筆且云舊唐書載貞觀三年詔建議以來交兵處爲隕身戎陣者各立一寺令虞世南朱子奢等爲之碑此碑立於幽州乃破薛舉處文旣爲朱則字爲虞更足據然唐書太宗紀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以紀功業是虞朱兩人之外尙有五人安見其確屬虞書乎孫淵如先生關中金石記謂筆蹟與李衛公神道碑同疑王知敬書今取兩碑對勘筆法實出一手不得謂其

跋爭坐帖

魯公行書渾灑流轉大氣盤旋是書家無上妙境惜世間流傳
真本絕少如三表祭姪文張長史筆法皆係翻本唯西安爭坐
係原刻而近年又多漫漶此本神采奕奕的是明以前物獲觀
於春如觀察處因跋數語以誌幸



題龍巖書古柏行

世傳古柏行石刻款署龍巖二字鑒賞家多未能定為何人書
考任君謀曾書韓文公秋懷詩署款龍巖君謀書余在京師得
畫一幅款題龍巖君謀畫則古柏行亦君謀所書無疑按君謀
名詢易州人生於虔州登正隆丁丑進士官北京鹽使書為當
時第一畫亦入妙品俱載金史文藝傳古柏行書於庚辰歲九
月則正隆五年所作筆意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可知名下無
虛也

